

毛詩古音參義

毛詩古音叅義卷之二

楚安鄉後學

鄭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詩卽樂之歌曲。惟詩淫故聲淫。夫子言放鄭聲曷爲又存鄭詩。放之者立百王之法。存之者備一國之俗。蓋只此歌曲。一經優伶傳之以妖冶之態靡曼之音。如今村場鬻演觀劇者每志意迷亂。爲害甚深。故不可不禁絕。若詩則士大夫之所誦。雖溱洧蔓草。觸其惡惡之心。足以懲知逸志。所謂可以興也。况緇衣鷄鳴等篇。猶有可觀。夫子亦安得以其淫詩而廢之也哉。

緇衣之宜兮。

宜古音魚何反。

敝予又改爲

古音譌。

兮。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

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

敝予又改造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

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

敝予又改作兮。

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

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周王喜鄭伯之爲司徒。善于其職。愛慕無已而作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右音蒲以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右音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祭仲以京城非制。勸君蚤爲之所。莊公詭譎。反謂仲子。侵我家事。離我兄弟。猶踰里踰牆踰園而折我樹枝也。又言豈有愛于叔段。但夫人姜氏之所溺愛。父兄百官之所爭執。外人亦將有兄弟不相容之論議。不如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舉兵討之。則姜氏不敢庇諸大夫。不敢議國人。亦謂叔段爲逆。而不敢助。故此詩雖拒仲子。而心實與之。卽左傳所謂姜氏欲之。與不義不暱。厚將崩之意也。胡氏謂其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者。反覆此詩。而益明鄭氏謂爲淫奔者之詞。但詩經聖人刪定。俱有序次。未必以野田淫曲。置于緇衣之後。且下兩篇皆言太叔之詩。朱子旣從舊

說則此篇爲子展之所賦
從毛鄭之解似爲較順。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

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古音神與反巷無

服馬首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
三章。

叔于田乘乘馬古音姪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古音色主反火烈

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古音杭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古音樹忌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廣韻鵠今鳥隳非鵠兩

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搆忌抑鬯弓古音肱忌

大叔于田三章。

清人在彭。

古音旁。

駟介旁旁。

二矛重英。

古音央。

河上乎翱翔。

清人

在消。駟介。庶。麋。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

古音轉。

駟介

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左旋右抽二句。折中謂左軍旋車而欲反。右軍抽隊以潛逃。中軍高克所自將。作而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與彙纂說異。

彙纂說異。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古音胡。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

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美大夫也。舍命猶言受命。與易姤之五。志不舍命。同。但彼以不舍命為君相之造命。而氣數可一以挽回。此以舍命為大夫之安命。而常變不渝所守。惟安命乃能無所疑懼。而為邦之司直。惟司直乃能稱此鮮明之譽。而為邦之彥。

鄭之子產其是調乎。三英猶素絲五紵之義。其妻緹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繫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諷兮。不逮好也。

遵大路二章。大夫爲君留去國者之詞。猶蕭何之追亡也。謂爲淫婦留客之詩。則聖人編次在羔裘如濡。女曰雞鳴之周。且遵彼大路。執袪執手。淫婦詎敢爾爾。若以宋玉賦爲據。只恐玉賦用古未確。當以就經解經爲是。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賢夫婦相警戒之詩。前二章戒以職業之當勤。後一章勉以友善之相助。以此詩列于有女同車諸詩之前。用見人性之善。鄭俗之本真。顧在上者。不當縱容。姦女耳。按來贈二字。不諧聲。顧氏謂當闕疑。今從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古音敷。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

有女同行。

古音杭。

顏如舜英。

古音央。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乃狡童悅妓女之詞。古者女子于歸升車。皆有蓋頭蔽面。必不令人見其舜華舜英。既至夫家下車。亦必不將翱將翔。且再曰有女亦非所以施于已婦之詞。而既曰舜華舜英。又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亦似後世詞曲。邪緣湊合。相驚美艷之語。若謂佩玉等字爲貴門之女。則淫婦之服飾。亦何嘗不盛。且新婦入門。如何卽有德音。又何以卽云不忘。三復此詩。自以朱傳爲是。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古音敷。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

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妓女戲其所私之詞。自此以下淫詩。與鄘之桑中。皆主妓女而言。或謂此時未必有妓女。偶觀楊用修丹鉛總錄有云。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

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姦今之褻旦也。其褻神甚矣。據此則鄭詩在秦穆先後之時。其說益明。

擗兮擗兮。風其吹。

古音昌戈反。

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擗兮擗兮。

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擗兮二章亦姦女之詞。叔伯者其人不一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

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姦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彙纂案云。鄭風語意類多輕佻。律以男女調笑。固屬相符。此讀鄭風之要訣。亦卽誦詩三百之把握所。謂以意逆志也。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

惠思我。褻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寒裳二章。猶

前章之意。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古音胡。貢反。

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

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叔兮伯兮。駕予與

行。右音杭。

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章。肆四。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

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墀。二章。蕩子欲往。妓女之室。積善好。而妓女拒之。之作也。玩有踐家室。及下東門如雲等句。似鄰國此時東門外。成行列入家。皆如邯鄲之妓院矣。一時妓女欲客彈琴鼓瑟。其聲自淫。非四民之家。其風多淫也。世儒必欲牽就衛宏序說。詆誣朱註。亦可已矣。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

廖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妓女喜其客之詩也。稱君子者。蓋當時士人亦多扶妓者矣。風雨可以留客。雞鳴又客將去之時。故統言之而疊吟。

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

子衿三章。妓女思其所喜之學子也。青衿。學子之所服也。聖教既衰。學校廢壞。以儒服而爲俠邪之行。輕浮放曠。登城上之闕。而眺望有踐家室之美。如朝東暮西。故妓女歌之如此。其後子產爲政立法甚嚴。乃改其舊習而遊于學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而子產不從。夫子謂之爲仁。一子衿也。前則挑達于城闕。後則議論乎國政。一國之風。豈不視乎在上者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
信。

揚之水二章。妓女爲人所離間而自解于其所私之詞。後世有不僅以兄弟稱者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闔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綯衣茹蘆，聊可與
娛。

出其東門二章。自好者惡妓女之詩也。以如雲之多，而者如茶之可愛，盛其服飾，治容誨淫，獨此人不爲所惑，而樂與綯衣綦巾之妻守義習禮。以此見人性之本善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

臧

野有蔓草二章。鄭子太叔之賦。亦賦詩者之斷章取義耳。至韓詩外傳所言齊程木子一事。恐未足深信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已開秦淮西湖。畫船歌舫。相與遊觀之先。○邶鄘衛三國之風。惟新臺。鸛茨以下。等篇爲淫詩。而鸛茨。偕老。鶉奔。又非民俗之風。獨鄭詩自同車以下。十三篇。後儒雖欲遷就序傳爲說。而終不如朱傳之就經解釋。明白直捷。或猶疑鄭風不至于此。此不知爲妓女門戶也。夫鄭近王。都而開後代歌妓之習。爲邦者烏可不放之哉。

鄭風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

古音彌郎反。讀盲。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古音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顧氏曰。鳴明二字。後人韻書混載八庚。今觀詩之用。鳴者皆諧乎平生。成征諸聲。用明者皆諧乎方王將良諸聲。則三百五篇。卽古人之音書。豈不信夫。後之混爲一音者。其亦未嘗學詩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

子之茂兮。古音耄。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古音莫九反。兮。揖我

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

謂我臧兮。

還三章。急功利。喜夸詐之俗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古音教。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
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古音央乎而

著三章刺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古音子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在我闔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大夫喜士人之應召卽至也彼姝者子與衛風之稱賢士同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卽下篇不夙則莫也日出而賢士已在我室有禮于我而來卽我謀月出而賢士猶在我闔成禮于我而發我志意蓋以公令之以公召之而莫敢不來丈夫之志誠得而事誠可成矣其如此彼姝者子之不勝勞苦何哉

東方未明古音育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古音力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

能辰今本誤作晨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古音辰正作辰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同辰時也夜豫古音不夙

平

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卽彼姝之不勝其勞苦而作也。言自公召自公令者。急速錯亂。失其時節。而來召者。又多不循禮之在去。折我樊圃之柳。瞿瞿顧慮。不計其時。之夜風與莫焉。爲士者其能受之乎。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出歸。旣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綏雙

古音書容反。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

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古音滿以反。

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

古音滿以反。

旣口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錄齊風。實存魯風也。世儒謂魯有頌無風。豈善讀詩者哉。

無田

本字。

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爰

而弁兮。

甫田三章。古註亦以爲刺齊襄公之詩。蓋因其在南山做狩之間也。竊謂此與盧令皆田狩之時所作。疑爲莊公四年公及齊侯狩于禚。詩人作以刺魯莊公及齊襄也。當時襄公與公會獵。馳鷲于稼穡場圃之間。見者謂無于甫田之中。爲田獵甫田。維有莠穰。驕榮榮。蓋君不恤民。民荒生業之象。因譏莊公不近念其親而思父之仇。與之會狩。徒爲是勞心。切切怛怛耳。不曰歸人而曰遠人。可謂工于諷諭矣。又言方見魯侯之貌。變少好。總髮如也。曾幾何時而笑服皮弁。以與齊侯會獵。亦不稱其服已考。莊公以桓公六年生。桓公薨。莊公甫十三歲。又四年而狩于禚。故有此語。蓋亦猗嗟苑變之意。未

知是
否。

盧令令。古音力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鋤。

其人美且佻。

盧令三章。孔傳謂爲襄公性好田獵。疑亦卽狩于禚之事。與甫田一時作也。言犬則駭矣。人則美矣。其如魯君與齊侯之不宣會狩何。逐獸者犬也。發聲指示者人也。故言盧卽言其人仁者。謂魯侯養禽能分與人之惠。言外有見其不仁之意。

懸者似者。疑指齊侯言。謂以丈夫之貌爲無道之行。故敝笱。以下三篇皆相連而並讀之。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春秋所載。自魯莊公之二年至七年。文姜之如齊。會襄公者凡五次。故傳註皆以爲刺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也。

載驅薄薄。簞芻朱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驥濟濟。垂轡瀕瀕。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古音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玩翱翔遊敖二句。益知鄭詩同車章將翔將翱。佩玉將將之解。

倚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
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倚嗟三章。齊風十一篇。爲齊風者五。爲魯風者六。夫子不存。魯風者爲宗國諱也。而附見于齊風。亦春秋直書文姜之意。故曰詩亡而春秋作。春秋固與詩相表裏。

齊風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

晉獻公十六年。始滅魏。以封畢萬。魏享國甚久。太史寧必不採其風。謂魏滅于晉。詩多晉事。以存魏而稱曰魏者。非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襖之。好人服之。

音古
反。蒲北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佩其象揅上下。疑有脫句。以大人之家。而寒猶葛屨。女手猶使縫裳。又使治其要襖。而大人卽服之。則較計頭

肩儉不中禮。若庶民之家。則固

未爲可訝也。須玩好人二字。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古音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

族。

汾沮洳三章。彙纂依朱傳折中定爲刺遺賢當并觀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士人憂國之將亡而不知者。謂君大夫之所爲。爲是憂者。爲非。而士人益增其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古音滿以反。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

古音虛王反。

兮。兄曰

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行役而念其父母與兄。又知其念已。而願其謹身以來歸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

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賢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

古音方墨反。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

兮。不素飧兮。

伐輻三章刺小人之素餐也。君子可備任重致遠之用。如檀之可爲車。可爲輪輻。乃采之而復棄之。不用使之居于河濱。樂河水之清漣。此三句蓋比也。小人乃以不稼不穡。不狩不獵。享有厚祿。甘其美食。曾不知彼君子者。固不素餐。素食素飧者也。夫使君子淪棄于河干。寂寞之濱。而小人無功而食祿。欲國事之有裨。其可得哉。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古音莫北反。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魏唐儉嗇。而唐之儉嗇在民。魏之儉嗇在上。以好人而冬霜葛屨。女手縫裳。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而采芣采桑采蕘。則貪鄙之弊。必爲殘忍。維是褊心一句。可以蔽盡魏風。蓋褊心則欲速見小。無君子之大德。昧爲國之遠圖。故賢士心憂而上不知勞。臣久役而上不恤。已用之賢。甘退十畝。未用之賢。永棄河干。其在位甚久。如所刺三歲貫女者。乃皆貪鄙殘忍之人。如碩鼠之食黍食麥食苗。推骨敲髓。使其民不樂生。而相率以去。故晉獻得以滅其國也。世謂魏滅于晉。其詩多晉事者。殆不然矣。

魏風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

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命曰唐叔。左傳史記甚明。後居晉水之陽。更名曰晉。詩稱其初名。故曰唐非晉滅唐。而錄唐詩以存唐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晉人憂國也。國之衰。猶歲之莫。故我心不樂。而當國者。猶爲處堂之蟻。曾不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有良士瞿瞿。蹶蹶。休休之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矣。居者。晉也。外者。曲沃也。憂者。外將奪吾居也。亦下章他人之意。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古音圖。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憂亂亡而不得保其室家也。亟亟于曳衣裳。驅車馬勤洒埽。考鐘鼓。具酒食。爲永日之喜樂。若曰沃人一來。皆爲沃人之物矣。蓋是時晉人愁沃人樂矣。故繼之以下二篇。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魯詩作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沃黨喜曲沃之有成。而欲相與隱其謀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沃黨喜曲沃子孫之盛昌也。

綯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繆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古音朝故反子兮子

三言下
今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音古

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新婚別也。晉沃累世構兵。征役煩興。過時爲婚。將
婚欲別。其夜荒涼寂寥。但有綢繆之束薪。見三星之在天。良
人粲者。邂逅相遇。貧難成禮。而黠兵之吏。催迫倉皇。即欲從
吏赴軍。故見者相謂子兮子兮。其如此良人粲者之邂逅何。
哉。所謂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也。而含蓄深永。非衺子美
之學變風者所能及矣。子兮子兮。謂黠兵之吏也。

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
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

杖杜二章。憂無兄弟也。兵荒亂離。孤特無助。
而求比飲于行路之人。民生之無聊甚矣。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褻。自我

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湘潭羅嶽五曰刺貪也。言此羔裘而豹袪者。專從我民人身上居積居而又居。夫豈無他人羔裘豹袪如子者乎。維子之故意聚斂也。又言羔裘而豹袪者。專從我民人身上推究究而又究。夫豈無他人羔裘豹袪如子者乎。維子之好財無厭也。按此與序傳刺時在位不恤其民之旨相合。居居究究。爾雅釋訓曰惡也。

肅肅鵠羽集于苞柳。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行。古音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怨征役也。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欒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乃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能定。王事之靡盬。使民征役不休。不得樹藝以養其父母。故呼天而嘆之。卒也。晉不能志爲曲沃所滅。然後無衣作焉。蓋于蟋蟀山樞見晉人之憂亂。于揚水椒聊見沃人之黨叛。前後數十年。使晉人夫婦不親。兄

弟無依。有緇繆。杜之詩。而爲大夫者。猶悉索敝賦。重斂于民。民困征役。呼天告訴。晉安得不亡。曲沃安得不有晉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

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沃人以其君得賜服而喜也。子謂武公也。言此七命六命之服。自莊伯以來。服之已數十年。不如吾君之衣。賜自天子。安而且吉。安而且燠也。黨惡之賊。猶知王命之尊。蓋亦以當時猶懼諸侯之討。故以新命于王爲可喜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美好賢也。武公逆取順守。汲汲求賢。故其後卿材輩出世。主夏盟。漢高求賢之詔。曹操假之。猶足驅策才士。千古奸人之雄。往往如此。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古音神。與反。于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

詩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芘三章刺獻公聽讒也。讒人似是之言能投于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于徐察之後故苟亦無信苟亦無與苟亦無從總以舍旃舍旃爲止讒之要法。獻公于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已六日而猶疑爲申生之毒蓋始于輕信繼于輕與終于輕從而總以蔽于私而動以爲然故人之言得以行也。

唐風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之亦猶序書以秦晉綴周魯後之意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古音力珍反。

阪有漆隰有

有粟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

阪有桑隰有

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美秦君也。車衆馬多。武備盛也。漆栗桑楊。種植茂也。然而邦家新造。首重寺人。始而傳語。繼而受學。終至竊權。趙高望夷之禍。已兆于此。故創制立法。必防其漸也。寺人傳令。其分似嚴。鼓瑟和樂。其情甚洽。然而兩日並坐。足見暴富之家。其僕多狎。新創之國。其臣多野。故天子之尊。必假叔孫也。周以畿內與秦。秦遂變周之政爲簡易。畧其體制。慷慨悲歌。慮及其盡。其亡奮然及時建立。有不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秦之強已見于此。秦之止于爲秦。亦見于此。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鏤。載獫

歌驕。

駟驥三章。記田狩也。一章言將狩之時。次章言行狩之善。三章言狩畢之閑暇。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威儀氣象。一改舊觀。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芻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收。輶。聲。諸。驅。續以下聲韻。

小戎三章。此章婦人美君子之從軍復仇。先賦其軍容之盛而後及其私情也。正義云：國人夸兵車之善，言我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以皮革五節束縛梁輈，使其文章歷錄，貫駢馬之外轡，則有皮爲游環，以止駢馬之外出，自衛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皮爲脇驅，以止駢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金塗飾其相續之處。其茵蓐則虎文之炳，其車之轂甚長，以駕我之騏馬與驛馬，而君子乘之，以從君征，我不共戴天之仇，是其溫然如玉之德，取彼西戎板屋而居之，義憤庶幾可伸。然我不得在軍中，親見其盛，徒亂我中心之委曲，蓋婦人之于公義私情兼到如此。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鎡以釧軸。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此章言四牡者，騏馬、驎馬，是其中服。騶馬、驪馬，是其外驂。畫龍于盾，合二盾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其驂馬之內轡，則亦消沃白金以爲釧，係于軾前。

馬力齊。戎器備，利有攸往矣。

綏駟孔羣。公矛鎡鋌。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蔽二弓。肱。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以淺薄之金爲甲。被于駟馬。以白金沃三隅。予之平底。畫雜羽以蒙中。予使有苑然之姿。其弓則有虎皮之弓室。其馬則有鍤金之胸帶。其韃則以二弓交置于其中。又以竹爲弓檠。以繩約之于弛弓之裏。而檠弓體使正。其車甲器械之盛如此。而君子實帥以往。故又言其良人之安重。德音秩秩。不失條理。使我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渼。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欲見賢而不可得也。周之禮教數百年。秦襄一變而尙威嚴。重刑殺。如霜後之蒹葭。青蔥者或見其蒼蒼。而白露之爲霜者。日出而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其視周室之興。苗莠苗葦。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于山巔水湄者。詩人賦其物以爲比。言賢人之逃避。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也。

終南何有。

古音

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古音渠

顏如渥

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民喜其君子之至止也。襄公之時。岐豐之地。尚爲犬戎所據。文公始逐戎而走之。東獵于汧渭之會。至德公始徙居雍。雍在終南之下。德公之子三人。宣公成公。遜讓國以及穆公。而霸西戎。此詩其在德公初徙居雍之時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

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古音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論車鄰駟驥小戎。而知秦之所以強。誦蒹葭而知周道之所以廢。儒士之所以黜。誦黃鳥而知焚坑之所以飛。驥山之役。之所以始。

歎彼晨風。

古音力
惜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駘。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稊。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欲見賢人之詩也。三良殉而羣賢速去。如鷹鷂之疾。投于北林。故以未見君子爲憂。而再三言其忘我。夫亦思賢人果如何忘我乎。疑此爲康公初年。夏屋渠渠。每食四簋。之詩。君子之去者。誠得奈其使之見者。至不承權輿而始興嘆焉。其何悔何追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

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

古音必良反。

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勤王也。此與下渭陽兩篇。疑皆穆公在位之詩。序次應在黃鳥之前。錯簡在此。自平王東遷。至于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雖不振。而秦之地固岐豐舊都也。思先王如思其高曾。欲時王之西歸。如思其父母之歸家。故襄王出居于匭。秦穆公將兵助晉納玉。國人聞爲王而興師。其踴躍歡欣。皆忠義之勃發。不容自己。平王不能用其民而棄之。以與秦。秦用之以征西戎。則爲小戎之詩。秦用之以納襄玉。則爲無衣之詩。于此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心者。數百年如一日。豈不可感也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康公送舅氏。文公反國之詩也。時康公爲世子。序次當在無衣之前。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而念其母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秦之于晉甚厚。康公之于晉亦甚厚。廣漢張氏乃謂康公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以良心爲怨。欲所害。夫令狐之役。豈秦欲與晉戰哉。其亦未考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之書法。且

不知聖人存濟
陽詩之意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

每食四簋。

古音九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賢者刺康公之禮貌衰也。賢者固不在區區安居
餽獸之事。然至于每食無餘。每食不飽。則非康人繼粟庖人
繼肉之禮。養賢如此。真不繼其始矣。號爲賢者而仍不去。豈
不可耻。故以此詩繫于晨風之後。可以論世。可與讀詩。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

之下。

古音戶

無冬無夏。

古音戶

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

冬無夏。值其鷺羽。

宛丘三章。陳人刺在位者
之遊蕩而恒舞無令望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古音

穀旦于差。

古音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

古音

市也。婆婆。

穀旦于逝。越以騶邁。

視爾如玳。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子仲之子。婆娑于枌栭之下。男之舞也。不績其麻。而婆娑于市。女之舞也。末章則男女會舞而相與贈遺風斯下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隱居者自足乎內而不顧乎外之詞也。一說衡門泌水。隨地可以安樂。不必如婆娑東門爲樂。飲食男女隨分可以相安。不必如玳握椒。忘反正爲上兩篇。箴銘亦通。

東門之池。

古音

可以沤麻。

古音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

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鄭箋言其君當與淑姬相晤對言論也。李氏謂與衡門詞意相類。東門二句，猶衡門泌水之意。彼美淑姬，

猶不必齊姜宋子之義，亦為歌舞者鍼砭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

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古音制。

東門之楊二章，譏失信也。東門之楊，約信之地也。昏以為期，約信之時也。而至于明星煌煌，明星皙皙，而不至，所謂有約

不來，過夜半也。楚騷云：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正用此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

子。訊，釋文作諛，音息梓反。子讀如與，音羊汝反。

墓門二章刺其君之不去惡人也。既以墓門凶地之棘爲比，又比之以梅上之鴉，皆謂其不良之極也。然是夫之不良，固人皆久知之。君寧有不知，知之而不去之，則自鳴昔已然。今雖悔何追乎。且是夫之不良，早有歌其惡，而君亦諷問之者矣。諷予子亦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狠狽然後言，則亦豈有及哉。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變，卬有旨

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憂讒間也。言以隄防而謂有鵲之巢，于卬丘而謂有苕之旨，而予所美者亦以無爲有。侑張之而使，我憂心忉忉也。又言中唐之變，以積累而成路，卬丘之旨，以雜色而成文，而予所美者亦積漸浸潤，多言羅織以成其謗。其侑張者更巧，故憂之甚，而至于可懼也。朱註以上二句爲興，折中以爲比，詞更得詩之本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懽懽。舒憂受兮，勞心慄慄。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

慘兮。

慘，五經文字作燥，音七倒反。陳第曰：按說文燥，愁不安也。

月出三章。小臣憂夏。徵舒之害靈公也。佞人夏姬。舒折中謂
卽徵舒而載用一字。如晉重耳之重。樂王鮒之鮒。仲孫何忌
之忌也。止用一舒字。有不敢昌言之意。言靈公淫于夏姬。當
月出之時。止悅夏姬之儻之儻。不顧其子徵舒之心。始
則幽竊糾結。繼且憂思。忍受終則矯變糾緊。
禍發甚速。從之者。安得不憂勞煩亂也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古音泥。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古音

稅于株野。古音神。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
二章。

彼澤之陂。古音。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古音

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藎。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

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與薹。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

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賢者傷洩治之被殺而束手無措。徒痛哭流涕。伏
枕不出也。一人謂洩治也。首章傷如之何。勸其死也。次章三

竟乃言其形體之魁梧。容貌之矜莊。真朝之柱石。而以諫見害。我輩雖欲有爲寤寐思之。其將何所爲哉。徒輾轉伏枕。臥不安席而已。夫陳之亂。至于株林之淫。虐殺諫臣。而事不可爲。陳安得不亡哉。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是悼。

羔裘三章。檜君耽于遊燕。怠于政治。大夫去國。而其心未嘗一日忘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

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

分。

素冠三章。賢者幸其得見行三年之喪者而有感于心而愛慕之無已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其華。古音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音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民不樂生而反羨物之無知無家無室也。夫使民以有知爲苦。以有家有室爲累。則其爲之君者。政繁賦重。爲何如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嘒

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金鷲。誰將西歸。懷之

好音。

匪風三章。思平王之西歸也。東遷之初。號檜猶未滅于鄭。檜之君子。望平王之遷于王都。謂朝之大臣。必有勸其君西歸者。夫欲西歸。必有西歸之策。我實有好音。以懷之。惜乎東轍不反。而檜亦日日衰微。而爲鄭所有。顧瞻周道。安得不憂悲。

哉。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

服。古音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

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曹君玩細嫵而忘遠慮。賢者憂之。欲其于我爲安止之所。而時與講說也。掘閱。孔穎達謂蜉蝣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折中謂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出。說講說也。鍾伯敬謂歸處歸息歸說。猶言到家裏慢慢與你說。皆從心之憂矣一句生出。愚謂曹檜相同。羔裘好潔衣服。蜉蝣亦只在衣裳上用功。一則曰勞心切切。一則曰心之憂矣。其詞一也。

彼侯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鷓在梁。不濡其

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古音蒲北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

古音彼注。

其之子。不遂其媾。

古音故。

蒼兮蔚兮。南山朝隕。婉兮孌兮。季女

斯飢。

侯人四章。刺曹君之近小人。小人得志而君子困窮也。侯人何及。被為赤芾者前導。而衣赤芾者至三百之多。不稱其職位。不稱其寵遇。徒如草木之盛。朝雲之升。朋類瑣穢。氣餒赫。樂致君子有不能得食之苦。其何以為國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

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鳴鳩四章。見時君之不豐。而思古先聖王之正心修身齊治均平也。在桑者一母。而在梅在棘在榛者有七子。其天子居

中圖治。而諸侯分治一國之象乎。天子之養諸侯也。均平如一。其儀之一。其心之與諸侯固結也。帶絲弁駢。天子得諸侯分理。而恭已無爲。故以其儀之不求。而正是四國。正是國人。就天子言。則曰四國。就諸侯言。則曰國人。國治而天下平。上有博厚高明悠久之聖君。下有太平安樂壽考之百姓。此文武成康之盛世。今安得見其時哉。序以爲刺。朱傳以爲美。二說固當兼用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古音疆冽彼下泉。浸

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著。愾我寤嘆。

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主。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傷大國之虐害小國。而思盛時方伯之澤也。大國之虐害。猶寒泉之傷物。無論賢否。皆見侵削。于是愾然思周京盛時。王澤敷布。如陰雨之膏黍苗。四國皆共尊一王。王命賢大臣。如郇伯。旬宣勞來。故我小國得安其生。而今安望哉。二南以二伯始。曹檜以郇伯終。二南以周公始。豳風以周公終。夫子夢寐周公。于此益見。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幽

七月流火。

古音幾。

九月授衣。

一之日鶩發。

二之日栗烈。

無衣無褐。

古音蒲。

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古音蒲。

田畯至喜。

七月八章。幽人自歌其勤。若也。月者。夏之月。日者。周正之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謂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也。不言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者。公劉雖遵夏制。已開周家以夏十一月紀正之法。且示尊陽之意也。不言五之日六之日。明陽至是盛而陰已伏矣。故不言三月而言蠶月。至四月乃直言四月。有深意焉。亦大易七日八月夬姤之義也。李氏謂此篇凡言春者爲夏之春。是已至謂以周正爲春。如春秋所書者。蓋假以頌正朔。新一代之制。其實正可改時。不可改周孔之道一也。此等語。蓋未知周實改時。春秋所書之春。實周之春。非夏正之春。如周未改時。孔子不言行夏之時矣。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豫之至也。亦此詩一篇之綱。自二章至五章。皆言謀衣之事。自六章至八章。皆言謀食之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音岡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古音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此下三章皆申言首章謀衣之事。仲春會男女故有悲及公子同歸之女然嫁于公子臨嫁而猶出而采芣此所以爲幽風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又承上章而言當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于八月卽以萑葦爲曲簿預備來春治蠶之用及時而爲蠶事又于鳴鵙之後麻熟可績之時績麻爲布合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至誠惻怛勤勞奉上風之厚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爲公子裘。古音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穢。獻豸于公。

四月爲六陽之月。不言日而言月者。言陰氣之已萌也。將言寒肅之候。舉此爲先。下文乃通以月名之。越兩月而獲稻。越一月而隕。隕陰氣盛。寒將至。故將言于貉裘。禘之裏以終首。章無禘之意。而私其小。獻其大亦見愛上無已之心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古音神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古音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

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亦以申言首章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古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裳既具，宮室既安，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梁肉。瓜壺苴荼，以佐疏食。勤儉孝弟，教民之道。

即寓于養中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古音

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此章言農事之終。又以明年之農事預計于今年之冬。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

古音於容切。

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

古音

萬壽無疆。

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

鳴鳴鵙鵙，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思。鬻子之閔思，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蕃稂。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古音姑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哓哓。

鴉鴉四章。本篇傳解及書經之言備矣。

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古轉音主烝在桑野。古音神與反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古音戶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怛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古音姥。親結其縵。

古音羅。

九十其儀。

古音俄。

其新孔嘉。

古音磜。

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周公勞歸士也。○周公居東。孔氏謂即東征。而讀弗辟之辟。爲致辟管叔之辟。鄭氏讀辟爲避。謂避居東土二年。成王得鴟鵂之詩。感風雷之變。始親迎周公以歸。命之東征。又三年而歸。朱子初從孔傳。後從鄭箋。詩書兩解。迄未畫一。近日夏醴谷力主孔氏。愚玩詩之序次。先鴟鵂。似成王因流言而疑周公。公居國東二年。王猶未悟。公乃作詩貽王。王感災變。始迎公以歸。公始征東。故東山在鴟鵂之後。破斧之詩。則軍士所以歌頌周公者。與東山若相醜答。故又次之。玩書之次序。武王既沒。三叔流言。此時罪人並無主名。周公安得即以兵征。成王此時惑于流言。周公在國。則有霍氏駭乘之懼。公避國東。而二公爲政。王心始安。故公避而王疑。稍釋流言。亦無從再生。然王不信公。公不安。武庚不誅。則禍仍在。而公不安。王與國家終不安。天眷有周。風雷悟王。王于是親迎公以歸。仍秉大政。然後流言之武庚三叔懼而生變。始蠢蠢然。明叛周室。王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及武庚誅。而後封微子于宋。亦似非一聞流言而即興兵致辟者。故思于詩書兩解。以鄭氏之箋。朱子之後說爲主。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渠禾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古音礎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

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軍士所以答東山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邊豆有踐。

伐柯二章。國東之人喜于得見周公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謂周公也。公避居于東。深居簡出。東人之賢者未見而無介紹。如伐柯之無斧。取妻之無媒。既見則法則當前。又如娶妻而成禮。邊豆之有行列。蓋聖人之聲律身度也。○鴟鴞三詩。附于幽風七月之後。以見周之王業自后稷後。由公劉克駕前烈。有幽風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勤勞王家。只完得前烈率由幽風耳。故風雅頌皆有公劉。幽詩有幽。然後有南。以南始以幽終。極有深意。至伐柯三章。又見周東之風。亦猶幽風之

敬愛公子。與南之彘斯驥。

趾同義。非漫爾附存也。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成王親迎周公于國之東。東人欲扳留周公而不可得之詩也。後惟孔子居魯。魯人有衮衣章甫之詩。與此相同。李氏謂與甘棠之愛同。不入周南者。以東征之役。大傷考心。此猶以東爲東征之誤也。周南在文王時。此則在武王既沒。周公避謗處憂患之時。安得入于周南。且玩末上篇本篇及下篇公孫碩膚等語。益見周公居東。爲畏謗避居。非致辟東征甚明。何紛紛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亦爲几几。狼寔其尾。載跋其

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古音胡。

狼跋二章。東人美周公遭謗避居而不失其聖也。○周禮。章獻幽詩。以逆暑迎寒。七月一篇是也。自鴟鴞以下皆附存。

之義已見前。至祈年于田祖。明言吹豳雅。祭蜡。明言飲豳頌。則當于雅頌求之。朱子已論列于大田。良耜諸篇。此爲定解。鄭氏謂三分七月。王氏謂其詩已亡。或者又謂以七月一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者。皆不足信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古音叅義卷之三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雅有小大者。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歡。其事未遠。于厥爲小雅。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于頌。爲大雅。先儒謂自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以後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以後爲變大雅。朱子謂序次時世。有不可考者。愚謂夫子因詩樂殘缺失次。歸魯正之。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但秦火以後。諸儒傳說。恐仍不無殘缺失次之處。今考雅頌三編。唯大雅自正雅後。民勞板蕩桑柔爲厲王之變雅。抑及雲漢六篇爲宣王之變雅。瞻卬召旻爲幽王之變雅。不見失次之處。若小雅則自六月以後六篇之下。似宜次以瞻卬。雲華。采芣桑扈。鴛鴦。黍苗。隰桑。車牽。綿蠻。欽葉。斯干。無羊。爲一類。然後次以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皆屬之。宣王十月之交。我行其野。及白華。苑柳。小弁。巧言。彼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小明。鼓鐘。頌弁。青蠅。賓筵。魚藻。角弓。彼都。采芣。漸石。芄華。何草。皆以屬之。幽王至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小旻。似皆爲平王之詩。若楚茨。四篇爲幽雅。宜如幽風之例。附于小雅之末。又如周頌自清

廟至有客其所甚明。唯時邁後似宜附以大武。及賚般酌桓。為武之六成。載芟絲衣三篇為幽頌。亦宜在頌之末。乃為不失其次耳。舊人不言秦火後有殘缺失次之處。善者惡者皆指為刺幽厲之篇。先儒之辨明矣。或云宣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指為變雅。此亦一疑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音杭。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恂。君子是則。是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燕羣臣嘉賓所作之雅也。鹿鳴為中庸尊賢之經。而一則曰示我周行。再則曰德音孔昭。又見天下國家之本。在于修身。此所以為知天知人也。四始皆始文王。故漢儒以鹿鳴為文王之詩。文王既作靈臺。立辟雍。以興文教。與賢臣燕飲講論。故靈臺詩頌其鹿。此亦歌乎鹿鳴。與風始之關。唯和鳴琴瑟鐘鼓者。若相應焉。則關即為后妃求賢鹿鳴為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君遣使臣而教戒之之雅也。穆叔云。訪問于善為咨。咨。知也。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誨。咨難為謀。若周禮小行人之職。合萬民之利害為一書。是咨事也。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是咨禮也。悖逆暴亂作。隱犯令者為一書。是咨難也。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是咨和也。如滿溫柔也。訪事貴于溫柔。如絲條理也。謀難貴有條理。沃若和洽也。度禮貴于和洽。既均齊一也。咨親貴于和調。義各不一。取與亦別。非但為諧聲也。

常棣之華。鄂與萼。不與柎通。若華韞韞。鄭氏曰。承華者曰鄂。不

之華。萼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韞韞然。人與兄弟相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遍閱世人。未有如兄弟者。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務。左傳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古音女。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

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遘豆。古音田。故反。飲酒之飮。兄弟既具。和

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

家。

古音姑。

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燕兄弟也。序以爲周公閔管蔡之失道。玩詩詞。沉痛深婉。信非聖人處兄弟之變者。不能作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釀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

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古音九。

既有肥牡。

古音莫九反。

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

我暇。

古音謀。

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親親敬大臣也。鹿鳴尊賢。四牡皇華。體羣臣。而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義。皆寓其中。常棣則專以親親言之。

反復乎常變之義以爲朋友不如。顧朋友係乎四倫。君臣義如朋友。故又以人君之親親敬大臣者統歸于求友。夫以親親敬大臣爲求友。則所以修身者。至切且備。宜乎其繼以天保之頌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古音戶。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古音方墨反。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古音彙。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下報上也。曰單厚。諷以行仁之盡也。曰多益。諷以受益之多也。曰戩穀。欲其所行盡善也。曰孝享。欲其事先之誠也。曰民質。欲其風化之古也。至于君德而百姓皆徧爲之。則道一風同。純王之治。天保之。天定之。先王先公詒之。君臣

上下均享盛大悠久之福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豈好諛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古音姑。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

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

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右音死。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右音敷。彼路斯何君子之

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

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右音蒲北辰。豈不日

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慰勞將帥也。首章總計去來之時而言其故。所謂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貞丈人吉也。次章言在途之飢渴。

欲其帥之體恤民情也。三章言爲王事而有竭力致死之心。有勇知方。所謂師出以律也。四章言軍心之暇。軍容之整。軍力之齊。以節制之師。馭忠勇之氣。有戰必勝。所謂在師中。吉也。五章言既勝而戒備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行列。嚴其器械。畏獵狃之孔棘。無日而不嚴謹。蓋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之。死咎全矣。夫然後整旅而還。合往來而計之。終之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者。以見兵凶戰危。始終戒懼。先王用兵。時時有百萬生靈性命。靡其憂思。至于民恐上之不知我。而上已知之。而言之。民有不悅而忘死者乎。三代行師。如時雨。此尤可見。杜子美出塞詩。多從此出。

我出我車于彼牧古音墨轉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轉音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轉音紀其矣。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旄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

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古音旁。旂旐央央。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古音。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

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古音紅。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

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勞南仲而稱其功也。南仲承天子之命。北驅玁狁。西伐昆夷。號令嚴速。軍容赫奕。而臨事之懼。上下同心。顧其謀甚秘。軍士北行。止謂驅逐。玁狁及至朔方。而後宣命。城之蓋以朔方介玁狁。西戎之間。據險扼要。築城戍守。隔截北西交通之路。出其不意。使玁狁不及爭。西戎不及拒。故朔方一城。而玁狁之難除。又邇所受簡。盡往征西戎。王事之多。難如此。豈我輩懷歸之時。故畏之而欲盡從之。以西然。西戎小醜。止須簡勁旅以往。爰有偏裨。將衆還家。故室人于深秋之時。喜其既至。始知赫赫之南仲。猶往伐西戎而未歸也。及乎春日。而南仲始歸。紀其大功。終在玁狁。故以玁狁始。以玁狁終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

古音滿以反。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

孔疚。

古音凡。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

音記崧高箋曰近辭也聲

如彼記之子之記。古近字多與幾同。止征夫適止。

杖杜四章。勞還役也。

南陔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

華黍

舊說謂亡其辭亡。卽無字。故朱子以爲本無詞。據儀禮笙入樂奏言也。蓋樂有升歌堂上者。貴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

有虞下管。鼓周人下管。象管新宮是也。卑者以笙。飲酒燕射。笙入堂下是也。

魚麗于鬻鱮鯨。

古音校。

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鬻魴鱧。君子

有酒，多且旨。

古音校。

魚麗于鬻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古音校。

物其

多矣。維其嘉

古音校。

矣。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魚麗六章。李氏本王氏。以爲季冬荐魚。春獻鮪之後。燕飲之詩。今考燕禮間歌魚麗。笙由庚。則謂魚麗爲備物以優賓。不必拘拘于魚麗字樣。爲薦魚獻鮪詩也。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古音五教反。

南有

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

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

古音校。

思。

南有嘉魚四章。燕禮間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皆爲主人燕樂嘉賓之詩。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古音滿以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古音耄南山有枸。古音矩北山有桼。樂只君子。遐

不黃耇。古音矩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古音戶

南山有臺五章。下所以答上也。唐虞之世。帝作歌以責股肱。臣饗歌以頌元首。故周公制禮作樂。于君燕臣之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取嘉賓之示。我周行。德音孔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皆君所以隆重其臣之詞。于是爲臣答其君之詩。歌南山有臺。頌其君子之義。稱其君

子之德。至于萬壽無疆。德音不已。保艾爾後。而歸于民之父母。大學引以爲平天下者。絜矩之極。致至于是。則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笙由儀焉。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終之以君臣上下。共勉于修身齊家之化。先王詩教之示人。以端本善則者。固切且詳哉。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古音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絳革沖沖。和

鸞雛雛。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諸侯朝于天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言其笑語之親。龍光之施。令德之著。車馬之美。而祝之以壽福也。兄弟。謂

兄弟之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

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

令德。其桐其椅。古音於戈反其實離離。古音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音俄

湛露四章
左傳明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彤弓。彤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彤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

以。古音之。彤弓。彤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一朝醕之。

彤弓三章。左傳明矣。自鹿鳴至天保爲治內。繼之以采芣三篇爲治外。自南陔至湛露亦治內也。繼之以彤弓之獎武功。

善我之章文教亦治外也。天下有道則體樂征伐自天子出。具見于此。故皆爲文武成康盛時之詩。中更昭穆諸王。至宣王而中興。乃有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諸篇。誦其詩可以論其世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古音俄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學校英才。喜君子之長養教育而稱美之也。文武建辟離興學校成康造士之法益備且詳。故以中阿之莪比田間之秀俊。既得君子之循循善誘。樂其教習其儀如保氏之掌教。六儀焉。繼以莪之在沚。比士之在泮。受其教澤。欣喜無窮。又以莪之出沚在陵。比士之學成。選造三升。成我之恩。多于百朋。又總言未學之時。此心全無真宰。有如楊舟之汎浮。沉無薄。自得君子指示提命而後。知止有定。勿休日休。蓋學之大成如此。非天子建學立師。多方作育之澤哉。師道立而善人多。其此謂乎。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古音蒲北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

古音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頤。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古音蒲北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

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古音几

飲御諸友。古音以。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古音以

六月六章。宣王命尹吉甫北逐玁狁有功而燕勞之。命史臣爲歌紀于大常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古音滿以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古音右

蒲北反鉤膺脩革古音棘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古音戶八鸞瑒瑒鄭反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瑟珩古音戶駮彼飛隼古音之水反其

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子之試方叔率止鉦

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

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

嘽嘽古音他屯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采芑四章宣王命方叔征蠻荆有功命史臣爲歌紀于太常也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靡靡古音龍駕言徂東田車旣好四

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鬻鬻建旆設旄

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

讀爲同與同調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說文作孛漢張衡西京賦收禽舉齒

從內作齒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古音於戈反

不失其馳

古音駝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宣王復古會同田獵于東都史臣作爲詩歌紀之于石也觀石鼓歌相傳爲宣王蒐于岐陽之鼓意此車攻

之詩亦必勒于石而其後全亡之矣

吉日維戊

古音

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古音

獸之所同麀鹿麋麇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古音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

古音

悉率左右

古音

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

毳殫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宣王獵于漆沮
史臣作爲詩歌記其事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古音神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古音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

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雁三章流民沐浴廷勞來還定安集之恩其始棄家離散終乃還歸築室其哀鳴嗷嗷者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深感上之哲人念劬勞而撫綏之非如愚者謂其閑暇而宣驕也使臣以流民之詩歌上陳于王其所以頌王之德者卽其所以欲王之哲而下情無不通故爲小雅後世監門之闕其本此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

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

燎有輝古音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古音

庭燎三章。宣王勤于視朝。自作之詩。而史臣記之也。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懼。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是也。鴻雁見王之于庶民。庭燎見王之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而要于得無逸之旨。故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是汲汲不遑。而寢處不安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駉彼飛隼。水反。

古音之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

古音以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古音滿以反

沔彼流水。其流湯

湯。駉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古音杭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駉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其太史伯陽父憂亂而徵戒。同寮之詩乎。宣王之時。童女謠曰。繫弧箕服。實亡周國。民之訛言。正指乎此。而杜伯以讒被殺。又讒言其興之時。故首言亂之必然。猶水之于海。隼之必有所止。次言亂之必其猶水之湯。湯隼之飛揚。末言亂之必由于上。猶隼之必率于陵。而一時人俱莫念亂之。必至。惟我念彼發積之爲。不循三代之蹟。致此亂本。坐臥不

寧愛不能已。我友于此，不以訛言爲德，獨不思訛言者，讒言所出，與念及此而猶怠緩，從不敬以持身，使內無可疵，外無可議，敬以格王，使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乎。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右音神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蘊。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大臣陳善納諫之詞也。誠不可掩，理無定在，爰知其惡，猶知其善，類萬物之情，通天下之故，弭患于未萌，已亂于將善，何憂乎訛言，何患乎讒說。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子王之爪牙。右音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子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

之尸寢。

承父三章。軍士困于久役而怨苦之詩。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事紛起。征役繁興。司馬非人。調兵無方。至以司右虎賁之士。當爲王之爪牙。舍守王闕。居守王宮者。而使之攻守遠方。又有親老而無兄弟者。亦不得免。使其親不免薪水之勞。故責司馬亦以責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

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

古音胡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宣王留賢之詩也。宣王之初。吉甫申伯。山甫方叔。召虎君子滿朝。出將入相。無非大賢。至其末年。不籍千畝。號文公諫之。料民太原。契侯諫之。皆不見聽。杜伯左儒。相繼以死。于是賢者。有以公侯之貴。欲乘白駒而去者。王命大臣。將

之始欲其暫留朝夕。繼言其遠逸之不可期。終知其必不可留。而猶望其與聞國家之事。纒綿悱惻。其禮與其詞。足以觀矣。爾公爾侯。舊說比之于漢高之招田橫。恐非所以留賢。橫且不可以王侯招。况白駒之賢乎。李氏謂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更大。勸其不必以下位爲恨。亦非王公之尊賢。惟言爾以公侯之位。欲逸豫以自得。願爾毋以是爲期。當加一番慎審。用一番勉強。毋決于優游遁思也。自此以上至六月。皆宣王時之詩。六月至庭燎六篇中。興大業方盛之時也。汚水以下四篇。則亂階。萌朝政失。賢人隱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

字從木。

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字從禾。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

人不可與明。

右音謨。郎反。讀旨。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右音虛。王反。

黃鳥黃

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

父。

黃鳥三章。疑卽白駒。

賢者潔身而去之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古音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古音方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

古音方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今本作葍。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箋曰。皇家成事。

不以富。

古音方

亦祇以異。

我行其野。三章疑爲申侯怨幽王之棄其女。申后而寵褒姒也。前申伯爲宣王元舅。此乃申伯子申侯之女。爲幽王后。申侯留朝輔政。及幽王三年。得褒姒而廢申后。不思舊姻。求新特矣。再三言昏姻之故。謂其世爲勲戚。義不能已也。而王乃以褒姒之來。褒國貢獻甚盛。以其富而寵之。夫亦思舊姻之不以其富。實以其德之有異乎。王不念此。我尙得留于。是乎。于是迎其女。及所出。宜曰以歸。夫王之求新。特以其色也。而曰以富。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古音

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約之闕闕。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歧其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古音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

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古音莫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古音維虺維蛇古音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嗶嗶古音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載

衣之褱載弄之丸無非無儀古音唯酒食是議古音無父母

詒羅

斯于九章天子新作宮室落成而頌禱之詞也李氏謂爲卿大夫作室僚友賀之蓋援張老發獻文子之室之例不知大夫作室寧可以列于小雅且大人占夢及室家君王等語亦非人臣所宜有故依古序朱傳爲是但首章從兄弟說起似非人臣頌君之體不知高山荒康由于因心則友豐鎬定鼎幾危于管蔡而卒定于魯衛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御于家

邦常棣之詩。重有感焉。後世子類叔帶之亂。天子蒙塵。則欲居此室。而子孫蕃衍。宜君宜王。兄弟之相好。不相尤。所關甚重。此小雅之才。所以爲善頌善禱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

泚泚。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古音陀。或寢或

訖。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

古音胡。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古音于陵反。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

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

無羊四章。牧成而考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古音於戈反。

赫赫師尹。

不平謂何天方薦蹇喪亂弘多。民言無嘉。

古音磻。

懣莫懲嗟。

古音磻。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

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

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昊天不備。降

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

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齟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

訥。式詛爾心。以畜萬邦。

古音博
工反。

節南山十章。家父以詩爲彈章。彈尹氏。卽諫王也。開口稱節。彼南山。便有風景。不殊。舉目山河有異之感。國旣卒斬。前人

已誤師尹何以不監而再誤其再誤者總以心之不平也任平天下之責而不平其心以尹氏之世卿居太師之尊位而上不念天寵下不憫民窮委政于如亞之小人以其未嘗躬親未嘗問未嘗任者罔其君豈知民不可欺君不可罔徒干天怒而降此鞠誥大戾猶不屈不夷以冀民之遠亂而違其惡怒宜乎亂之靡定且將日生而民心不寧使我如惓者又如醒焉嗟乎亦思秉國成者誰乎而不自爲政終苦我百姓乎我于是欲去而義不可去猶冀王之去尹氏也乃王亦嘗怒之而轉眼又親之天心亦爲王不平皆王心之不寧不自信其心而反以正言者爲怨也是尹氏之不平皆王心之誦也王如能遵此心則弔天恤民而萬邦得所養何東周之不可復西乎此詩折中謂諫平王者聖人不易之論蓋平王東遷之所以不振者其故多端總由于用尹氏故春秋隱公三年特書尹氏卒于平王晏駕之後是尹氏太師爲周轍不復西之罪魁春秋之作蓋以此也又爲大學平天下之切証至家父于平王時能作誦以彈尹氏諫王而其後乃爲桓聘弒逆之魯桓又求車焉其亦不善其終者矣抑又論尹氏之勢如此家父直言詆斥而得保其身又以見周家忠厚之澤之遠而無殺戮諫臣之事也豈不可爲鑒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古音

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

古音

好言自口。

古音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

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

夢夢。

古音莫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

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古音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古音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

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

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

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

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

亦匪克樂。音五反。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應作燥。念國之

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眇眇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音古

豕。嗟矣富人。哀此惇獨。

正月十三章。大夫作詩。言秦之將盛。周之不復西也。洧

水之訛言。歷弘箕服之謠也。此詩之訛言。秦得陳寶之謠也。

蓋自平王賜秦以岐豐之地。遂祀上帝于西時。又東徙汧渭

之會。又夢黃蛇白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鄭衍。史敦占夢。以為

上帝之徵。于是作鄭時用三牲。郊白帝。至文公十九年。得陳

寶有媾。與二童子之謠。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于是民之謠

言甚大。當時又適有正月之繁霜。故陳戒于王。謂天之災。人

之謠。是舉朝無有言者。獨我憂傷。以至于病。念我父母生

我此。適遭亂世。朝廷之上。猶任其口說。反侮辱于憂心之

人。何忍。思西岐之民。已為秦之臣僕。散在列國。又與烏之無

所棲止死異。反謂上天夢夢然死言。夫亦思有定之天豈或如是。王寧謂秦爲山之卑者。不過如岡如陵。雖有郊帝得雄之說言。不足爲懲乎。故老知言之不用。而召之不言。占夢者則曰。秦黃蛇之夢。不足爲徵。是以滿朝皆謂已智。而是非莫辨。令我踟躕高厚。哀號以陳此倫理之言。今之人。反以秦爲虺蜴。不足畏也。夫秦以弱小而崛起險阻之中。猶阪田之苑特也。當此天之抗我。而不克我。彼秦方求我開創法則。唯恐不得之時。執我如仇。而不于我效力半分。王猶不悟。是以心憂如結。謂今秦之政。其厲已甚。如燎之方盛。斷死自滅之理。豈赫赫宗周。衰如威之而我王不思復之也乎。故我之所以長思者。我輟旣東。又值秦人之厲。如陰雨之窘。我乃載車以東。便棄爾四輔之地。如車之棄輔。載已輪矣。猶以秦爲伯而呼之助乎。不亦惑乎。臣請王無卽棄四輔之地。以益我之輔員。如車之不棄輔。以益其輔。又多用賢佐。如數數顧視其僕庶。可以遇險阻艱難。而終保所有。王曾不以是爲意乎。王豈謂此間樂不思西乎。不思王之在東。如沼魚之无可樂。其理雖深。賢炤然易見。而王不明。我寧不憂爲國之害乎。且秦人得我肥饒之地。八百里。方將內修政事。外和四國。如以旨酒嘉穀。治比其鄰里。親戚惟我。獨東遷一隅。諸侯莫助。安得不殷殷憂也。且今之在東者。此此然小者。有屋蔽蔭。然陋者有穀。上恬下熙。如燕雀之處堂。唯此蚩蚩之民。在西者爲秦之臣僕。在東者无所棲止。生旣無祿。而天又降天禍。而林喪

之就中分而言之富人猶或可稍安此悼獨者真爲可哀豈非可爲痛哭流涕者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右音杭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燿燿震電

不寧不令右音力震反百川沸騰山冢崱嶮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顧氏曰維宰今本誤

作冢宰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按鄭康成周禮註引此亦作維宰宋史趙師民傳引之亦同仲允膳夫

聚子內史躒維趣馬右音姥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

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右音媒徹我牆屋田卒污萊曰予

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夏侯多藏不

愆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讓口囁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被皇父苦役之大夫。陳詩。禪皇父輩以諫王也。史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又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此詩日食卽此。而又稱震電不息。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陵谷反覆。是日食之後。又有此異。故大夫言當此時。而以皇父諸人爲宰。替御侍從左右。近習相與競爲淫樂。寵愛豔妻。內外階禍。皇父又知負天下之怨。營三窟以自固。邀封于向。勞民不以時。從民不以道。曰非我之戕于下。乃下之役于上。文過飾非。自謂聖智。作都于向。而遷民實之。擇三有事之卿。唯取多藏之人。以我民爲天子之守衛者。不勉強留一人以守我王。但有車馬者。則皆逼之。以往居于向。微王之衛。以自衛。其不仁不忠。一至于此。蓋當時臣下皆有懼亂而爲郿塢之營者。如鄭桓公亦寄孥于號檜。而皇父爲甚。天下安得不亂乎。又言我民迫于皇父之役。不敢告勞。猶且無罪而遭譏。蓋其用諛佞之人。反覆交構。專力如此。致下民災害難解。天下皆病矣。而我里遭其迫逐。其病尤甚。覺得四方猶有餘。而我里獨憂。衆人皆逸豫。而我里獨勞。向以

爲非降自天。今知乃天命之不均。我豈不安于所遇而必微我友之自逸哉。夫世亂如此。豈復有羨而有逸者。亦如民莫不殺我。獨何害之情耳。可謂善于告哀者矣。○豔妻。舊說指褒姒。前人疑之。蓋雖犯顏諫爭。亦不用此二字。故以爲皇父等好色。如宋華督之言。美而艷者。近是。蓋下之微。上提于影。寶王寵褒姒。故皇父亦愛艷妻。詩人言皇父亦卽所以刺王。是爲善于諷諫者。又按此詩次序。宜在無羊之後。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等篇。則皆東遷以後詩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昊

今本誤作昊。依唐石經改正。

天

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

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古音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

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

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

當作諄與。墓門同。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

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右音謂

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右音始。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

居誰從作爾室。

爾無正七章詩名不可解。折中謂兩當作兩。兩處皆無正也。玩其詞意似東遷之初。晉御賢臣。爵望之遷于王都。諷正大。大夫三事及邦君諸侯。臥薪嘗胆。驅除戎難。復還舊都。則周宗之既滅。春可以復興。宣王之業爛焉。而乃上下皆以故都家室。漂搖爲詞。苟安洛邑。故憂之之深。言天之不惠。天之疾威。使我宗周滅亡。播遷無定。誰爲正大夫。誰爲三事大夫。誰爲邦君諸侯。離心離德。不成朝廷。體統亦不敬爾身。不畏天命矣。所以戎寇觀我無爲而抄掠不退。飢饉已成。而人不遂其生。徒使我替御之臣。惜惜日蹙。而凡百君子莫肯以辟言對王者聽土之言。則隨口答之一問。諸人之言。則退避之苟安。旦夕而已。是以忠言日遠。巧言日甚。正大夫輩。維言仕之危殆。得罪于君。見怨于友。無一而可。遑計及于故都乎。故我勸爾懲。思我玉遷于王都。爾動以未有室家爲詞。夫人臣事

玉誼不顧。家聞爾此言。真莫可回。安得不鼠思泣血。有言皆痛乎。且爾之出西都而居東都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乃以是爲辭哉。于是乎周轍不復西。有罪謂皇父輩。無罪謂東遷。若臣武賊者。望其自新。爲惡者復仍其舊。不信辟言者。王也。而曰吳天。王固天也。王旣不信法言。臣下獨不敬爾身。不畏上天。而乃不肯以法言對乎。爾亦謂忠言危。巧言安。忠言得罪。天至巧言。怨反朋友。仕之危殆如此。此我所以聽言則答。辭言則退也。爾之自爲則得矣。其如王業何哉。故我終以正言告爾。以遺于王。都爲心也。而爾言如此。其亦奈之何哉。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今從之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

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廬。或哲或謀。古音或肅或艾。

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夏六章。諷王之敬謹而明別于謀。決斷于謀也。當東遷之初年。尚未決于行止。君子有遠謀。則曰宜振作以圖恢復。小

人初近安。則曰宜安處以計久長。如宋之南渡。李綱輩與汪

黃秦檜等議論不一。而小人黨多。高宗又以其言爲是。前後

一轍。千古同恨。此言謀臧而不從。不臧而反用。其臧而具違

不臧而具從。不以先民爲程。大猶爲經。而惟聽乎邇言。爭乎

邇言。是不明辨乎謀也。匪行匪邁。而不得于道。築室道謀。而

不潰于成。是不決斷乎謀也。豈不知國當未定之時。聖否雜

處。王當先明乎聖否之類。人雖不多之時。而有明而作哲者焉。有聰而作謀者焉。有恭而作肅者焉。有從而作父者焉。合之爲睿。而作聖。能別擇而用之。則君子得輿。小人亦受其持。載王不能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徒如泉流之反。而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彼小人者。徒謂恢復之謀。猶暴虎馮河。我不敢行。夫豈非一說。然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苟擇其謀之

善者而斷以行之。時時存一戒謹恐懼之心。如臨淵履冰。然何謀之不可成。何至一敗而驚田宅。舉文武成康之世業。終棄之而不振也乎。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以其在小雅也。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心。蓋存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

又。古音津。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古音房以反。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古音女。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

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序以爲刺幽王。竊意亦宜曰之。傳教宜曰以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之意也。首言宛然之鳴鳩。雖小。奮飛可

以興六以與人苟操心危慮患深亦可通達也夫我心之所
憂傷者念昔先人基業之將敗又當明發不寐之時懷父之
我棄又懷我母之見棄也又言人之齊聖者雖飲酒而不及
于亂以比人之齊聖者雖處變而不失其正不至如彼昏不
知者之大爲酒困也當此憂患之時懼天命之不復則唯各
敬爾爲子之儀各盡其道而已此時褒姒將爲后伯服將爲
太子如中原之有葛世民穀得采之若無主者然以伯服爲
太子非所據而據焉如顛蛤之子而驟羸負之以爲己子日
教誨之而欲其似之也此何時乎而敢自怠逸以招禍乎不
說脊令之且兼且鳴垂而猶不日邁月征風興夜寐以期不
辱于親乎曰我而者非真謂兄弟也太子敗則其傳亦不免
故有交相戒懼之義且以桑扈食粟比禍患之出于常情哀
我后太子如填寡然焉能免于刑戮故爲握粟出卜以求自
善之道而已自善之道維何法溫溫之恭人如集于木恐失
禮而剛越輪備小心如臨于谷恐徇欲而陷穽戰戰兢兢以
敬事如履薄冰恐履霜而顛踵沉陷也以此慮疾疾其庶免
乎厥後太子宜曰與其母皆得
免于戮辱樂此詩之力也哉

弁彼勳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古音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

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古音蕭以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漚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讓。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古音居我反矣。析薪柅古音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古音矩我躬不閱。遄恤我後。古音戶

小弁八章。孟子書
及本經傳說備矣。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懨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

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古音彌郎

反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

共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竊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

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古音苦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戶古音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僇。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刺讒人以告王也首二章言亂之降于天而由于

讒三章比讒人于盜而言君子之不宜信四章刺讒人之心

而欲君子之察于微五章言讒言之易辨而動以羞恥之難

昧六章鄙讒人之無能而見其驅除之甚易通篇呼天者三

呼君子者七其傷于讒而畏讒也極深痛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古音方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古

尼心切。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古音舒爾之亟

行。邊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

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篴。及

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蘇公被暴公之譖害而作詩以絕之也。通篇只其心孔艱盡之。心孔艱故反側。孔艱內卽舍下文始厚今薄。

欺天罔人踪跡之詭秘。鬼蜮之情狀。前六章責之甚婉。後二章乃以兄弟責之。以鬼蜮斥之。蓋必其被譖之事。有關於君德之邪正。社稷之安危。非止一身之進退禍福者。或欲以此詩陳于王。以解謗。或欲暴公怒之。而以此詩陳于王。如後世高若誦之。陳歐公書者。冀幸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不然。同列相誦。詈之言。聖人何以登之。小雅而不刪乎。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右音昌果反

兮侈音古

同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

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

人者。古音洛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右音去其反寺人孟子

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寺人孟子以讒被刑。爲巷伯而自傷悼也。自傷其有小過而讒人飾成大罪。自傷其以疑似而搆成大罪。故班

固以論司馬遷蓋亦謂遷之救陵非盡無過而遷書雖多怨誹亦有自悔之意也。此人首二章其自傷悼後乃轉爲忠告之詞欲其慎言而畏禍於此勞人蓋爲凡百君子計爲國家計者深矣。第六章乃深嫉之第七章乃欲君子聽之敬之蓋始也讒害太子君母有小弁之作繼也讒害卿士及畿內諸侯有巧言何人斯之篇終也以王之左右近習之人而亦不免于讒害君子安得不亡國家安得不喪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忌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友朋相怨之詩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嚚之耻。鮮民之生。不如

死之久

右音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孝子困于征役。二親亡而不得見。痛念之詩。大夫陳以告王。故列于發雅。否則民間思親之作。宜列于風。故小序與谷風皆以爲刺幽王也。

有饑饉。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右音有冽沈泉。

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

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右音蒲北反。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古音巢。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

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古音育。西有長庚。古音阿。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古音杭。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陳是詩以告病也。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愚考國語召公之言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則當日民有病困。臣下皆得獻詩。規之若後世流民圖之類。故其詩皆列于雅。而小序乃一例。以爲刺幽王也。此詩以幽王之虐。多用聚斂小人。其勢足以困東方諸侯。若其役者。言往日由東適西之路。朝貢往來。饗餼豐盛。道路修整。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諸國困于賦役。杼柚無布。富室皆貧。公子徒行。往來皆然。故爲之心病也。復以薪之腐而

不可饜比民之困而不能息而京師君臣皆莫之恤東人專
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之徵求者案察衣服已足傷心乃
至于其舟人私人皆富且貴同爲王臣王民何不均如是且
西人之暴殄至不以漿稷酒餼燧亦不以爲長民力竭矣唯
望挽天河以爲酒請織女以爲佩庶可以供其飲滿其欲死
奈天不我助織女不能爲民成服章牽牛不能代民服車箱
東有啓明不助民之東作西有長庚不助民之西成有揀天
畢本降雨澤亦但布于行列而不施膏雨又如南箕本不可
以簸揚糠粃北斗本不可以挹取酒漿猶虛懸而無害今乃
以我民箕斂之若而南箕若翁引其舌助西人用箕以我
民斗量之苦而北斗轉西揚其柄助西人用斗
蓋見其似者而神傷愁怨之至亦形容盡致矣

四月維夏

右音夏

六月徂暑先祀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瘵矣

古本並作爰朱子依家語改作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

古音羽其反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古音直谷反

我日構禍曷

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古音

匪

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棘。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大夫久役于外。遭亂離。廢賊之害。而作詩以告哀也。匪人。謂非他人比也。由夏而秋而冬。可謂久矣。由西而東。南至于江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遇殘賊。可謂窮矣。欲歸不得。欲仕不可。欲逃不能。欲于山關之間。采接草木以終老。而作歌告哀。困苦極矣。郝氏云。讀此詩。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寂寥。人物凋零。天札之狀。歷歷在口。何必斥王而後爲刺乎。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古音滿以反。

溥天之下

古音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

古音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

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

在牀。或不已于行。

古音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

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古音魚賀

反。或靡事不爲。古音譌

北山六章。孟子及傳說詳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宋劉彝曰。疢當作痕。病也。音民。按唐石經此字

作痕。从氏。唐人避太宗諱。凡字从民。病者皆省爲氏。詳見張參五經文字。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紛紛。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言賢者將進。小人反見譖害。故大夫悔之。朱子謂爲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以首二句爲比。朱子以爲與故不同。然與上二篇下一篇相類。則傳說爲長。

彙纂折中俱依朱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古音先。至于芄野。古音神。與反。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古音豫念彼其人。睖睖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

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勸擇交也。大夫受小人之害。而遠行時久。不得還歸。因勸其友。無復與小人爲緣也。自四月至此詩。意畧同。蓋編詩者以類相從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

喈。淮水涇涇。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鼗。淮有

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

磬同音以雅以南。古音泥心切。以籥不僭。

鼓鐘四章。闕王鼓樂而疾首蹙額也。韓詩以為昭王。史以為穆玉。小序以為幽王。集傳以為未詳。而引王氏蘇氏之說。則仍以爲幽王。蓋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幽王巡狩。以為常事。不見于史。亦有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自小夏以下。皆以為幽王時詩。亦或然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藪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古音以介

景福。古音方。墨反。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音普郎

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方祀事孔明。古音直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孝孫有慶。古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蹠蹠。為俎孔碩。

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

三十一
卷之三
化山

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古音反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古音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與信南山序。皆以爲刺幽王。朱子謂卽幽雅。考周禮。籥章掌土鼓。幽籥中。春。鼗擊土鼓。獻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幽詩卽幽風七月也。又云。凡國祈年于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吹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釋曰。此祈年及迎暑寒。并不言有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非常告祭。故不言之耳。據此。則楚茨四篇。皆爲公劉之雅。國語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公劉克篤前烈。開躬幽居。每歲祈年于田祖。先祭后稷于廟。以親廟合食。祭畢。臣工作楚茨之雅。次祭山川風雲雷雨方社之神。亦請后稷在。

壇配享祭畢。臣工作信南山之雅。曾孫稱公劉也。皇祖稱后稷也。其詩傳至周公制禮時。雖行天子之禮。仍用幽國之詩。蓋楚茨從薊荆棘。教樹穀說起。亦思文配天之意。信南山從禹甸南山。公劉疆理幽地說起。亦即篤公劉篇之意。楚茨詳言力田備物。獻爵受嘏。送神燕寢之儀。易侯而王。猶行其禮也。信南山詳言南山原隰。天雲雨雪。蓋山川雲雨。神位在焉。其言酒食瓜蒡清酒。駢牡求陽。求陰之儀。易幽而豐。鐘猶述其事也。一篇皆互文見義。本幽地之舊雅。故曰國曰公曰君。曰君婦。陳滌疑祭法去祀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數語。爲記禮者之失。今觀信南山之詩。則知有禘。乃祭之義矣。郊特牲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祭之有禘。可見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古音滿以反。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旣優旣渥。古音旣

霑旣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古音于曾孫之穡。以

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廩。疆場有瓜。古音是釗

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古音

莫九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古音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公劉祭后稷于壇之雅也。言信乎南山之下。爲禹所甸治。我先祖得有此原隰。昇我曾孫得以田之。而顯理南東也。阮詩詞意似祭山川風雷雲雨亦諸后稷及親廟神主配享。故曰皇祖。謂后稷也。曰先祖。曰祖考。謂親廟也。曰皇尸。曰壽考。萬年曰受天之祐。古人于此等字上下通用。而周公制禮。遂爲天子祈年之詩。後世先農壇之禮。蓋本諸此。李氏謂首節曾孫指公劉言。後之曾孫指世守其祭者言。蓋不知此四篇皆公劉時之雅。而後遂以爲祈報之詩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古音蒲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

古音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古音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

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

善且有。

古音

曾孫不怒。農天克敏。

古音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古音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

古音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祈年于田祖。以樂田畯。祭畢。臣工所作之篇。章也。言田之所出。陳陳相因。農人得食者。以自古田祖教民樹藝。民得遇豐年之德大也。今我適南畝。而見耘耔之以時。黍稷之茂秀。故卽于田畯廬舍之傍。止息之處。進我俊髦之庶官。潔粢盛。肥犧牲。先告后土。四方之神。欲其轉求夫田祖。于是以我田之穡。非以自爲。凡以爲農夫之慶者。拊琴瑟。擊土鼓。迎田祖而祭之。祈甘雨之大。我黍稷發我士女焉。祭畢而率衆官以省耕。民皆忘其爲君也。但曰有道。曾孫來矣。耕者不驚。婦子來饋。而田畯亦喜其民之克當君心。于是取彼左右之所饒。嘗其旨否。以告于曾孫。又以竟畝之禾。皆已易治。可豫卜其善且多者。告于曾孫。故曾孫不怒。而農夫敏于農事焉。于是相與祈之曰。田祖之神。其錫我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乎其豫求千倉萬箱。以爲農夫之慶乎。如此。乃使我曾孫獲茲無疆之福壽乎。蓋工于祈禱。田祖以樂田畯者。

有如此。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古音滿播以反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古音毀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

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古音方墨反

大田四章。報賽之篇。章也。首言邀田祖之賜。及時播種。百穀茂盛。既無稂莠之害。又乏蟲孽之災。皆田祖去之火之力也。且祈雨而得雨。公私霑足。利益普洽。故曾孫來省。饋而婦子。毫不驚擾。由峻至而喜焉。於是報賽四方之神。以其自尙之騂。與遼用夏禮之黑。陳新穀爲黍。盛以介福。斯時也。其籩。章皆曲道其君民一體上下相親之情。后稷公劉之開闢。太王王季文武成康之世。其業者。感人之深。至于如此。其序次宜附雅詩之後。如幽風之例。螟螣蠹賊四蟲。非蝗也。故有食。

心食葉食根食節之別。今南方之穀甚秀。而忽出白穗者。四蟲之害也。張子謂螟類易去。不知蝗可捕。此四蟲非人力所去。朱子引姚崇捕蝗爲証。亦泥于界火之文。而謂此四蟲爲蝗。亦不思春秋書螟書蠡之別耳。此格物之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

家邦。

古音博工反。

瞻彼洛矣三章。諸侯朝天子于東都而頌美之也。家室。謂王室也。家邦。謂萬邦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

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古音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

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古音魚之。右

毛詩右音叅義

卷之三

北出

完

古音以。之右之。君子有以。古音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四章。天子燕諸侯之詞。蓋以答瞻洛也。諸侯因講武而美天子。諷烈之顯。天子因會同而美諸侯才德之備。明良喜起。交修不怠。固廟室之盛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古音乃多反。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朝會既畢。而饗方伯。連帥之詩。其在東都。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不戢不難不那。與彼交匪敖等語。亦有戒之意。

鸞鷟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古音魚之何反。鸞鷟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

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擢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駕爲四章。字以爲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朱子謂其穿鑿無理。改爲諸侯所以答乘扈者。今讀折中定解。爲天子諸侯大昏禮成。而羣臣賀之之詩。駕爲乘馬。比賦字字有着。馬卽反馬之馬也。且白華之詩。申后刺幽王。亦言駕爲在梁。戢其左翼。以反比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則益信此詩之解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古音礎。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旣見君子。庶幾

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古音補。旣見往反。

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

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

酒今夕。君子維宴。

頽弁三章。兄弟甥舅。受主人之宴而樂其親睦之詞也。君子指主人也。以薦蘿自比。以松柏稱君子。言其得所依附。故未見而憂。既見而樂。有中山王聞樂而對之意焉。末章自言其老之將至。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不得常瞻仰天顏。故曰樂酒。今夕幸君子之我宴。所以望上之親親者至矣。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鷓。晨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爾無射。

古轉音像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

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湑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

牡騂騂。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牽五章。夫子明言詩之好仁。其言季女碩女新昏。猶曹風之言婉嬖季女也。大易之言女歸婚媾。皆以比賢德之遇合。楚騷問游求女亦本乎此。曰德音曰令德曰無好友無德與女明現正旨。至于高山仰止二句。正以謂夫大賢方不為不

倫而太史公至以作孔子世家之序論豈可爲房中之曲故以爲國家好賢求宅俊之詩者得之首節言以安車迎賢次節喜賢人之來三節燕樂賢人四節喻賢人之居高位而施其經綸見其文采末章則直以其德望崇隆儀型無窮者望之而見其乘車以迎爲欲見賢人之新猷主臣相得君臣乃慰也此豈非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乎或曰夫子不過斷章取義耳夫夫子之說詩數處皆正解詩文獨此爲斷章取義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疾諸侯之讒諸侯于王若駒支子之所賦也故曰交亂四國構我二人非微者之詞信矣

竇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醕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古音都畧反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旣和奏古音則畧反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

古音奴來反。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古音肆。

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

止。威儀怳怳。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古音奴。

亂我邊豆。

古音田故反。

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古音羽其反。

側弁

之俄。屢舞僬僬。既醉而出。竝受其福。

古音方墨反。

醉而不出。是謂伐

德。飲酒孔嘉。

古音礎。

維其令儀。

古音俄。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

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衛武公作飲酒之箴以諫。王亦以自警。警同儻也。序作刺詩。固躒若使武公專自悔過。當在衛風與淇澳

問矣。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舊說以爲刺幽王。宋傳改爲諸侯美天子。愚按上之燕下。多言飲酒。如鹿鳴伐木魚麗嘉魚湛露之類。下之答上。如天保菁莪無一語及于飲酒。蓋大臣告君。義當如此。詩繼于賓筵。數言在鎬飲酒。恐非盛時。明良規勸之象。豈亦鼓鐘淮水之意。而出語和平。並憂心等字。亦不用使人自得于言外者乎。

采芣采芣。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古音 玼。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鸞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古音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古音 彼交匪紆。天子所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邦。古音博。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緜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五章。序亦謂刺幽王而思古。朱傳謂天子所以答魚藻。李氏乃以賓筵二詩爲厲王之世。而此詩在其後。爲宣王朝諸侯之詩。愚考史記年表。衛侯和立于宣王之十六年。享國五十有五年。没于平王之十三年。其子楊立。是爲莊公。立十三年。爲魯隱公之元年。衛武公並不當厲王之世。自小序以抑爲衛武刺厲王。李氏不詳考。遂以賓筵魚藻爲厲王世之詩。獨不思小序固以此二詩爲刺幽王乎。總之。世次不可考。小序不足深信。小雅篇第多脫簡失次。采菽一篇。果似宣王朝會諸侯之詩。應在車攻吉日之後。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

爲駒不顧其後。

古音戶。

如食宜饜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

塗附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

古音樹。

雨雪濼濼見覲曰消莫肯

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覲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刺不睦也。小人之性不肯一日無食又不肯各安其魯頤危懷奪卒至身各俱喪而後已誠熟玩此二語又何

至交相讓構哉。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

戰國策作上帝甚禱。

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有苑者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療焉。俾予靖

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

靖之。居以凶矜。

古音居銀反。

苑柳三章不附衰似伯服者。作以自誓亦以戒同官也。其鄭伯友之徒乎。苑然茂盛之柳指衰嫗母子勢盛足以庇廕人

者而言小弁亦以苑彼柳斯比衰嫗其後晉嬖人謂里克曰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蓋亦本此言衰嫗伯服之席寵豈

不可以爲息。燭之所然。天道昭彰。其神可畏。我欲與之親。隨適以自病。且子與之暱。彼必使子靖其難。一受其半。籠後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而過其分。願子不敢不承。應不徒偷身名之。俱喪乎。夫褒勳據處中宮。子爲太子。如鳥之高飛。已傳于天矣。而彼凶人之心。亦何所底至。不至于求速篡。弑不已。然則子曷能靖此難乎。欲往息之。徒然自取凶禍。而哀矜于君子耳。案此詩。上畏天命。下畏人言。而內以自善其身。故君子有取。若謂欲朝王而畏王之求責。無已。因抗拒而不朝。至謂君父之尊。爲彼人是。乃後世曹馬之徒。所以慰怨主上。而慢棄禮法者。聖人豈以之入變雅哉。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傷不復見西都人士之盛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朶。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

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韞其弓。古音賸。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古音渚。

采綠四章。序以爲刺。怨曠。朱傳亦謂婦人思其君子。夫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豈可謂之怨曠。卽以日爲月。亦豈久曠。何從卽怨。且思煩勞人。瓊瑣之情。入風可矣。何以列雅。竊謂綠者惡草。小人之象。藍者染皂之草。君子有才之象。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朶。言去邪不多也。終朝采藍而不盈一襜。言用賢無幾也。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託詞而欲歸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許其先用。而不能舉。不能先也。用人如是。其盍隱乎。于是託爲婦人相勸之詞。曰之子曷不歸而自食其力乎。以狩則我爲之韞。其弓以備以釣。則我爲之理。其繩以待于焉。一釣而魴鱖可得。予且往而觀之。其樂爲何如耶。其人于是引身而退。而其詩遂陳于朝列。而史氏附之變雅。以戒王之急于退。不肖以用賢焉。未知是否。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

牛。

古音疑。

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從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

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召伯往營謝邑而行者之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錯簡在此。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古音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

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

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上急于求賢人之言也。草野植幹之材。如隰桑之美。其才華外見。則葉之難也。其容貌潤澤。則葉之沃也。其含蓄淵藏。則葉之幽也。所以一見而樂之者。尤樂其一言之出。深入人心。膠固不解。故我心愛之之極。特以賢人謂我為遠。而不肯告我。豈知我固聞君子之言。中心藏之。而不欲稍忘。吾藥籠之參。蒼用其言。必用其人也。李氏謂士大夫喜得見。

賢公卿之詩。夫使士前爲
幕勢。不如使王前爲趨士。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

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

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念子懔懔。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字。吠反。視我邁邁。 有鷺在梁。有

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也。巨支反。病也。俗本有

从氏者韻兮。書無此字。

白華八章。申后被黜之所作也。之子。謂褒姒。言王之遠我。之

子之遠也。首二章斥褒姒。三四章指玉。故以碩人美之。五章

又斥褒姒。六章又斥王。七八二章則歸于褒姒之譏妬也。妾

居妻位。其無良二三爲何如。之子卑而寵之者亦卑。因之子

之遠我。使王亦卑。我安得不病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絲蠻三章。貢士之知所止而賦也。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彼絲蠻之鳥。猶能知其所止而止于丘阿。止于丘隅。止于丘側。况人爲萬物之靈。不知以太學爲當止之處乎。但欲造于幽深之域。如丘阿之止。則其任重道遠。無可息肩之勞。欲砥礪廉隅。爲儒行之最。如丘隅之止。欲登峯造極。實可列于聖賢之側。如丘側之止。則雖不畏道之遠。而急于行。猶畏不能造其域。而用其極。乃太學之飲食之教誨之。升之司徒。升之司馬。選士造士者。有加而無已焉。入太學者。可不厲志以求止所當止之處。卽副教育之深心乎。

幡幡瓠葉采之亨

古音普郎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瓠葉四章。三年賓與賢能，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詩也。鄉飲酒云：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故其物極薄。瓠葉，鄉之所采，兔首，鄉之所獵。禮言烹狗于東方，此言兔首，語有詳畧。猶維筍及蒲魚鱸膾，各舉一二以示敬也。君子謂鄉中賢能也。爲賢能設酒，故以酒屬之。賢能欲行獻酌之禮，主人必先嘗其旨否。次乃獻之于賓，賓既卒爵，乃酌以酢主人。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酢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謂之醺。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故以次于無鬻貢士之間。斯字，箋以爲白，謂白首者，兔之小者也。定本皆從朱註，謂斯首者，以首計，猶魚之以尾計，惠棟乃猶以白字爲古義耶。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今本

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

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三言了言才言
漸漸之石三章。將帥東征。戎狄荆舒。久役于外。而作也。不皇
朝行速也。不皇出深入也。不皇他言申侯。犬戎在西。鄉遂勁
旅。盡東。恐不能救腹
心之患也。他字微甚。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
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三章。憂
周室之將亡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古音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

人不矜。讀爲鯨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

征夫。朝夕不暇。古音豫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

何草不黃四章。大夫以若干征役者之作。獻于王也。小雅
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按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
雅之才七。大雅之才三。大雅之才三。大雅之才三。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